

289640

文化城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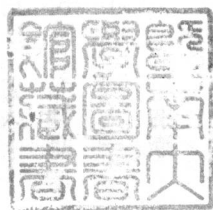
著 孫軒童 一五之書叢學文記傳

I247.8
8024
卡
K820.81
289640
711

卷台

文化城故事

童軒蓀著



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十一

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十一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文化城故事

定價新臺幣 四十元

著者：童 軒 蓀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國內經銷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九巷三號
東南亞經銷：南天書業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〇七號

印刷者：榮泰印書館
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一日臺初版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文化城故事目錄

暮年師傅與一代畫師	一
昔日舊京畫壇景象	一一
奇人黃伯惠・南北畫報潮	二五
文豪詩家筆下的「美人」	三五
影、劇在北方初萌的時期	四五
北洋殘照與沒落的後人	五九
溯漫畫發軔 念舊日儔侶	七九
梨園名優藝事及其他	八九
往日童遊地「西城故事」	一二一
「文化城」學人聲歆笑貌	一四一

會見晚境淒涼的寶金花

一五一

後記

一五七

附錄：

慕述晚清大儒沈子培先生

一六三

暮年師傅與一代畫師

小時候隨家寄寓北京（當時習稱），最初十幾年住家西城，在我的記憶中，雖然朝代早已換了民國，但是「黃圈圈裡面有個小圈圈」，還殘留着一個一仍其舊的小朝廷，滿清色彩，尚未盡褪。常時在大街小巷裡，看到「在旗」的婦女梳着牌坊頭，穿着長到腳面的旗袍，臉上厚塗脂粉，頑童們叫她們「猴屁股」，牌坊頭上頂着一朵人造大紅花，顛巍巍地搖曳生姿走來，就和「四郎探母」裡的鐵鏡公主扮相一樣，這種頗為突出的樣子，引我注意，至今難忘。她們在路上遇見熟人，便老遠地雙足一併，雙手撫膝，用慢動作漸漸蹲下，對方也照樣蹲下，然後徐升互相請安。通常口中唸唸有辭：

「您好，老爺子您（音灘，對第三人的尊稱。）好，奶奶好，姑娘們好，孩子們大小都好！」對方也依例問候了一大套。有時被「問安」的那人家想是人口多了些，對方也就一位一位的問個週全，遇見這種場合，我便趕上前去側聽瞧熱鬧，她們之間的一問一答就是如此，心裡總想這一大套問安夠多麻煩！

如所週知，滿洲一族，是由八旗組成，「在旗」也者，乃籍隸八旗之意。到了民國，對「在旗」一語，有個取笑的話：一個旗人被官召問，自稱是「旗人」，問官故作不知，他說：「你不騎馬而騎（旗）人，該打！」他又說：「我是在旗嘛！」問官說：「你再騎？還要打！」這是諷而近虐的笑話，出自京油子之口，不足為訓。

父親的師友來往，其時「去古未遠」，其中有許多位是同光的遺老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陳寶琛，那時候他正是溥儀的太傅，和朱益藩、莊士敦（英國人）既都是他的老師，經常要進宮「朝覲」，這種儀制不改，在「小圈圈」裡自成天地，也種下了其後被逐出宮的根源。

陳太傅家住西城靈清宮（靠近西單牌樓，後來改名靈境胡同），他依例「進宮」的時候，總是經西單北走向西華門而入神武門，我散學回家，常在路上看見他坐着馬車走過，因為我認識他的「跟班」王順另騎一馬跟在車後（跟班即現在所謂侍從）。陳寶琛有時候到我們家來找父親閒談，談論的範圍總離不開作詩，和自己得意的句子，吟哦一番，我自然不懂其中有什麼妙趣，却很欣賞王順騎着那匹馬的架勢。他年紀很輕，像個白面書生，却留着一根油光的長辮子，改了民國已經六、七個年頭，還有年青人留這樣長的辮子，甚屬奇怪。（想起七七事變前夕，在天津遇見一個年青人，留的辮子比王順的更粗更長，也許是偽裝上的，身穿紫緞團花袍子，和黃緞萬字紋的背心，腰繫粗綢帶，足登黑靴，我疑心他是滿蒙王公之類的人物。此人說一口的日本話，竟是道地的日本人，大概在德王那一夥

盟旗裡作間諜，亦可見當時日本人無孔不入，蓄心侵略，什麼樣子的人都有，多麼可怕！

陳寶琛當時也不過六十開外的年紀，留着一根白髮蕭疏的小辮子，領下蓄着短鬚，撚髯自得的樣子，走起路邁八字步，步履倒很雄健。他的書法有名，筆體宗黃山谷，好作蠅頭小楷，所寫的楹聯，就不免失於纖弱而少遒勁的風致。他年青就中了翰林。同光之際，和張之洞同屬於「清流之輩」，好評議庶政，尤以反對修葺頤和園，觸忌慈禧，尋故貶他爲「南洋大臣」的閒職，回老家福州去「遊山玩水」。他的詩文印章，刻有「伯潛」、「弢盒」、「滄趣老人」和「聽水齋主」。曾一度去了南洋，像以後有人在政治失意，便被派出國「宣慰僑胞」一般。我在懂事以後，在父親的遺篋裡看到他在三寶壠寫寄的一首詩，如今約略記得：

萬家漢臘寄天南，

望闕孤臣老自慚，

更隔婆羅洲一脈，

海雲極北是崖巉？

南洋的星加坡和婆羅洲，是閩僑聚集之地，詩巫地方更有「小福州」之稱，他去南洋鄉人很多，自然頗受歡迎，於「詩酒流連」之中，寫出胸中的沉鬱。不久已是清末大廈將傾，這位「望闕孤臣」不再「聽水」家中，又蒙起用赴北京，晉爲「太子太保」。到了民國，那小朝廷才加封他「太傅」頭銜。

溥儀被逐遁居天津日租界「張園」（張彪的宅第），陳寶琛也隨之常川住在天津英租界耀華里。晚年在所嘆詠的落花詩中有「傷心最是傍高樓」的句子，暗示他雖「傍」在「高樓」，而這位末代皇帝未能聽他的話，跟莊士敦去英國讀書，而終於被日本人帶到東北做傀儡，使他十分傷心，最後成爲俄、毛的俘虜，其下場已是世人所共見，而是他所不及見了。

民國二十年夏天光景，以寫著「華北五大問題」一書聞名的吳靄辰先生來找我說：「陳太傅在到處問起你，何不去見他老人家一面？」當時我還是青年，對老一輩的看作「古董」，不知如何談起，如果是現在，早就去問候他，聽聽這位老人一述前代滄桑了。由於吳先生的受命招我去，我便去了耀華里拜見他，承老人殷殷垂詢家裡的情況，和我在天津做什麼事，我一一答告。幾天後，他在法租界一家山東飯莊「蓬萊春」宴客召我前去，座上有的人我認識，有的不認識，據說都是父親生前的好友，他說欣見故人之子，理應歡敘一番，老一輩典型的念舊之情與厚道，至今追懷不已。

這位吳靄辰先生，在臺灣光復之初，便到了臺北，因爲同住在東門仁愛路一帶，我們又碰見了，不久聽說他去了加拿大又轉往倫敦。他原是一位外交家，曾任新疆外交特派員，在金樹仁主省政時代，辦理在新疆開金礦的事業，似乎他對華北實業很有研究，所著「華北五大問題」，其中問題之一，是揭發英國人奪取開灤煤礦礦權的陰謀經過，頗招當時社會的重視，並引起訴訟。我來到美國，在加州一位友人家庭餐敘席上，遇到一位吳哲孫醫生（他給我的名片只寫洋名），談起吳先生就是他的

父親（亦已故女畫家吳詠香之父），在英國和中共「攀交」的時候，他父親正在倫敦，和當時工黨內閣首揆艾德禮是好朋友，艾德禮便邀他充「顧問」，伴隨其一行訪問中國大陸，他原是藉機會去北平安葬他的太太，艾氏事畢回英，他却不能同行，未幾逝於北平。吳醫生言次亦頗悼惜其先人的此行。

北平西城一帶，是我童遊之地，離家居不遠有個地方叫「二龍坑」，每次走過都懷着好奇與恐懼的心理，聽說這地方「鬧鬼」有名。實因地曠人稀，塵土飛揚，白天已夠荒涼，夜裡更少行人，凡是古老的地方，難免有詭異的傳說。就在這附近住有兩位畫家，一位是江西人王夢白，一位是齊白石，都住在二龍坑附近和鴨子廟。王夢白留着一把長鬚子，擅長花鳥翎毛，宗法揚州八怪之一的李復堂，早享名於上海，來到北平，受聘於藝專教畫，也是梅蘭芳的國畫老師。他的兒子王錦波和我同學，我經常去他家看他父親作畫，勢必經過「鬧鬼」的二龍坑，至今不忘。王夢白爲人非常高傲，常常喝酒罵人，目無餘子，大概當時所謂名士積習吧。據張大千告訴我，夢白之畫實勝於復堂。後爲貧病所迫，因割痔流血不止，死於天津。

鴨子廟和我家較近，時常看見一位衣履甚敝，身軀高瘦，鼻梁銀絲眼鏡，頭戴沒邊舊毡帽的老頭兒，拎着菜籃上油鹽店買菜。他家裡小孩子很多，附近鄰居都叫他「齊老頭兒」，他是幹什麼的？我從不理會。幾年之後，我對國畫漸感興趣，知道有個齊白石，從來沒見過他，也沒連想到他就是常見

的拎菜籃的高個老頭兒。我有個好朋友李苦禪，當時苦學齊白石的畫，齊白石正在藝專教畫，李是他得意弟子之一，另一位弟子就是王雪濤。王又是夢白的學生。我因李苦禪的帶引，常和他去齊家串門玩，初次見面，不禁有「原來就是他」之感！那時候白石翁已由鴨子廟搬到跨車胡同，還是在二龍坑附近。

我去齊家和上王家一樣，不是去玩玩，而是喜歡看他作畫，常時他畫的景物總不外大蝦，白菜，螃蟹，雛雞，紫籐，葫蘆之類，有時只畫幾條水浪紋跟一羣蝌蚪，偶爾在花卉之旁，加畫細緻的草蟲蠅蠅和蜜蜂，見其「小大由之」的功力，別有風格。有時也作着色山水，除水墨之外，只施赭色，單純古拙恍似大滌子。這種畫法，只能出於他的筆下，別人學他就不成個東西了。令人荀慧生就愛摹仿「齊派」山水，只顯其庸俗低劣像兒童畫，而無兒童畫的天真妙趣。我來美國看到摩絲祖母的風景畫（也活到快一百歲才逝世），就想到齊白石的山水畫，可謂異曲同趣。這是由於幾十年的性情涵養，開拓胸襟自創天地而表現於紙墨之上，後來之輩，却不宜於摹仿，也摹仿不到那種奇逸與神韻。率爾操觚，豈有足觀！

白石翁的畫風，源自八大山人與徐青籐，又力仿吳缶廬（昌碩），滲以己法不隨流俗，對於這三位畫宗，常表示其傾倒之情，他有詩云：

青籐雪個逾凡胎，

老缶衰年別有才，

我欲九原爲走狗，

三家門下轉輪來。

在這首詩裡，看出這位畫壇巨匠對於藝術的崇拜，如何地真摯與虔誠。而繼其餘緒另創一代的風格，實非常流所可及。如今到處見有「齊白石之徒」塗抹一番便稱「大筆寫意」，只是剽竊形貌而遺其神采，掠取虛名而已。其實真正齊白石的門人，據我所知只有李苦禪和王雪濤兩人。也是白石翁一度執教北平藝專自然成了他的學生，其後即閉門作畫，絕不收徒。我曾從一位川人畫家宣漢王君異處見到白石翁寫給他的信，談到收徒的事情，有「何必有此拜門俗套」的話，足見他不願收徒。每看到近來有些自稱「曾拜師齊白石」，我心裡總表懷疑。却有例外：張道藩先生確曾拜師齊白石，但那僅是「一齣戲」而已！齊白石也不便當真收他爲生徒吧？

中國畫可稱爲「大家」的，他的畫常和書法發生連帶關係。世稱吳昌碩是用寫石鼓文的筆法作畫，白石翁則以寫小篆的筆法作畫。他刻印印文多採用小篆。我曾從旁看過他刻印章，一刀一劃，和寫字一般，不假修整，而樸雅可喜。腕力之雄健，想是早年在木頭上刻花紋訓練來的吧？所以白石翁的「單刀小篆」刻章，向爲世人所珍視，亦有由來。陳師曾於白石翁刻印有詩云：「曩於刻印知齊君，今復見畫如篆文，齊君印工而畫拙，皆有妙處難區分。」他自謂：「我刻印和寫字一般，一刀下去，

決不回刀，不拖泥帶水。」且對自己刻印評價很高，謂「詩畫次之」。前幾年我在香港看到他晚年自刻的閒章，印文是「老豈作鑼下獼猴」。看此閒章，亦可見老人困居大陸的心境一斑。他的人物畫多是小丑、不倒翁等等，題句每含諷刺，有一張畫似乎畫的是他自己，盤膝而坐，伸指示狀，題句云：「人罵我也罵人」，則近乎現代漫畫的情趣。且用口語題畫，別創一格。

我常去齊家的時候，他大約是望六之年（此翁逝世時和羅素一樣，享壽幾近百歲），尚有稚齡繞膝的小兒，想見其時家口負擔之沉重。身上總掛着一串鑰匙，作畫既竟，便鎖存起來。每天開門七件事，躬親其役，有人說他看錢太重，過於勤勞自苦，想因他的人生體驗與他人不同。而況他特立獨行，埋頭寫畫賣畫，從不求人援引宣傳，也從不舉行「個人展覽會」，只有憑潤格和琉璃廠一幫南紙店經紀人來往。他的畫被國際畫壇所認識，始於德國和日本，以後銷往法國的很多。咸認為和當時流行的後期印象派的風格，有相通的地方。晚年所作，多銷「洋莊」原因在此。近年美國人開始向香港搜羅，白石翁畫品的價格則以美元計了。

李苦禪師法白石，同時則摹仿八大，揉合前後的精神加以變化，畫多巨幅，運筆潑墨氣派雄渾，講求神韻，着紙兩三筆稍不稱意，便搓紙一團棄去。當時物價便宜，這種不惜紙墨的浪費，亦夠瞧的！這可見到一個畫家力求章法韻致完美與苦修的情狀。民國十七、八年之交，洋畫家林風眠因蔡子民先生之力助，在杭州西湖「羅苑」（哈同花園）創立「杭州藝術院」，校園對面「俞樓」（俞曲園讀

書樓）許多教學畫家寄跡其中，其時我恰客居杭州，由住處竹竿巷到旗下營湖邊，只花兩隻角子雇划子下西湖直泛湖心亭碼頭，上岸便是俞樓，去和他們聚會談天或作畫。當時南方國畫家有諸聞韻（吳昌碩外甥學吳畫甚似）和潘天授等人。李苦禪此時也在西湖，但南北分轍，獨自偕一位年輕的林小姐遠居在「花港觀魚」一處廳房裡，勤畫不輟。如今隔別卅餘載，數年前在香港看到他的影印作品，已不同凡響，據聞繼白石之後，成爲一流畫家。李籍貫山東，早歲卽禿頂，擅平劇，唱老旦學龔雲甫，嘹亮高亢，夠上乙字調。飲酒作畫之餘，便引吭來段「釣金龜」，想起我們當年在北平公寓裡廝混那種「豪情勝慨」的日子，爲之惘然！

昔日舊京畫壇景象

民國十幾年裡的北平畫壇，最爲一般推崇的國畫名家，不是白石翁。因爲傳統的觀念猶未改變，白石翁的作品，被目爲「野狐參禪」。這和歐洲的梵高、塞尙、馬諦斯的初創「印象派」，最初不爲人們所接受，情形是一樣的。當時所推崇的論山水畫爲「二蕭」，即皖人蕭瑟（謙中）和湘人蕭屋泉。蕭謙中宗法大滌子，水墨淋漓，間多着色山水。蕭屋泉筆墨蒼老，喜用乾皺筆法，不脫四王蹊徑，神韻却勝於前者。花卉寫意首推陳年（半丁），花鳥翎毛以前文所述的王夢白最擅勝場。

陳衡恪（師曾）早享盛名，在我能領會國畫門徑的時候，他不久即謝世。他的畫除山水花卉之外，我喜歡他的「小品」，如「舊京風俗譜」，即以歌咏北平民間生活的「竹枝詞」做題材，頗似漫畫的風格。却比日本幕府時期有名的風俗畫家（浮世繪）安藤廣重之流所畫的「江戶名所」，其雅俗不同遠甚。白石翁初到舊京，得自陳師曾的延譽居多，也就是他勸使白石翁另創風格自樹一幟，才有以後的轉變，陳氏在那個保守的時代，已着眼於欣賞創造，其見解自屬難得。

另一位爲所有書畫家推重的是貴筑姚華（茫父），詩畫之外兼長書法，早年在清華任教國文。北平向稱人文薈萃之區，能兼詩、書、畫「三絕」的，才算是完整的文人畫「名家」。還有如林紓（琴南），周肇祥（養庵），凌文淵（直支），賀良樸（履之）和湯定之、余紹宋等，屬於這一流。這些前輩不僅工於作畫，尤長於翰墨，他們的作品都是題跋精雅書法俊逸，所謂「詩中有畫畫有詩」，如果學養不夠，便難臻「三絕」的妙境，也難邀人珍視。神妙、品識與有無「書卷氣」之分，大概在此。今人如葉公超、馬壽華兩先生，堪可稱之。

國畫原是綜合的藝術。包括作者須具有詩、書法、金石之長，益以學養與品德，文人畫的被珍視在此。遠的不提，下逮明清如吳中三傑、揚州八怪，都是此中的典型。但人品差勁亦被認爲「美中不足」。如董其昌、趙孟頫等是。我對欣賞國畫有八個字的偏見：「一爲畫匠便不足觀」。我國的藝文博大湛深，乃隨年齡增進的。上了年紀的畫家，筆墨才夠蒼老「到家」，亦即閱歷與學養累積的表徵。可是年輕人也有天才橫溢可望項背的畫家，他們有的很早就留下了一把鬍子，其故或在是？

至於純粹的畫家之畫，則以吳興金城（拱北又號北樓）領導的「湖社」，最爲人才輩出。很有趣的是他們好像富連成科班似的，屬於「湖社」的學生，他們的別號都有一個「湖」字。其中如馬晉之仿郎世寧畫馬，陳緣督、吳光宇、陳少梅之仿費曉樓、改七薌仕女與陳老蓮的佛像，吳熙曾之仿王石谷山水，李鶴籌之仿惲南田花鳥，都很精工。金北樓本人於宋元畫帖臨摹，着力尤多。金府有位姑太太